



杂色山雀的旅行

◎张海华

第一次见到杂色山雀这鸟名,是在日本人铃木守的绘本《山居鸟日记》中。这书是我买给女儿航航看的。铃木守一家居住在山中,随时观察身边的各种鸟儿,然后画出它们的一年四季的故事,这样的生活让我羡慕不已。

后来,喜欢画画的航航开始照着《山居鸟日记》画鸟,其中包括衔细丝准备筑巢的杂色山雀。我把航航充满稚气的画发到微博上,没想到还听到了不少赞扬声。那是2012年6月的事。那时,我以为,杂色山雀与我的交情就到此为止了。因为它们在日本常见,在中国大陆则主要分布在辽宁的局部地方,此外在广东南岭也有零星留鸟记录。因此,有人称它们是我国大陆分布区域最小的鸟。

不过,机会来临之快,真是大大出乎意料。

“组团旅行”声势不小

仅仅3个多月后的9月15日,就有鸟人(全世界的观鸟、拍鸟爱好者都自称“鸟人”)在舟山嵊泗列岛的小洋山发现了杂色山雀。它成为那年的浙江鸟类新记录之一。鸟人们欣喜地说,今年又出“妖怪”啦,这鸟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

有人首先按照惯例猜想:它们原来可能是笼养的宠物,属于逃逸鸟。但接下来的观察记录很快粉碎了这种假设。因为,很快,香港、青岛、南通、无锡、上海市区等地都发现了它们的踪影。显然,不可能在这些相差甚远的地方,杂色山雀们会不约而同地大批“越狱”。

排除了逃逸说,最有可能的就是:它们是迁徙来的。2012年的国庆长假,杂色山雀成了鸟人们观察、拍摄、讨论的大明星。10月4日清晨,通过连接上海浦东与小洋山的长达32公里的东海大桥,我来到这个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多的小岛。这个岛以光秃秃的岩石为主,而在其北侧靠海的山坡上有一片树林,还有小水塘,以及两三户人家。对于刚刚飞过茫茫大海的迁徙的鸟儿来说,这无疑是一块令人欣喜的海中绿洲。

爆发之谜至今难解

2012年是杂色山雀的大年?它们究竟是如何爆发与扩散的?

国内著名观鸟人士、上海的“观星者”猜测,很可能,它们是搭乘货轮,从日本、朝鲜半岛等地,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东部沿海。

“观星者”说,8月底开始,韩国、日本的观鸟者就发现海岸边有成群的杂色山雀西飞,“相信以杂色山雀的能力,想直接飞越黄海还是很难的,这时候海上唯一能停歇的地方只有货轮,上面可能还会有残留的昆虫和雨水可以提供。几年前在长江口坐船调查的时候,北迁的雀鸟会找船只停歇,而且赶都赶不走。”

进一步的证据是,2012年杂色山雀在中国的扩散地点有一个共同点,如青岛、上海、宁波和香港等,都是东亚几个大港口。在上海附近,最早记录是在小洋山和外高桥附近,就是上海两大集装箱港口所在地。

不过,另一位资深观鸟人士董文晓问道:“为什么非要坐船?没有船的时候难道鸟就不迁徙了?我认

半山坡一小片长着小红果的杂木丛,是杂色山雀经常光顾的地方。上岛的鸟人们就在一旁架好“大炮”守候。杂色山雀三三两两,跳到枝头寻觅果子,有的当场就用爪子按住啄食了,也有的果实被藏到了树洞等隐蔽处,作为将来的食物,这习性跟黄腹山雀一样。

山坡上,一排民房前的水龙头总是在滴水,它们时常跳到那里去喝水。我老婆在房前晒太阳看书,它们依旧大大方方地跳上仅隔三四米远的水龙头。近距离看这鸟儿,蓝灰、栗红、乳黄、黑白……真觉得“杂色”两字名不虚传,非常漂亮。

10月6日,复旦大学的一位喜欢观鸟的老师在校园里发现杂色山雀。当时,他发了条微博:“我不得不震惊了,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2012‘世界末日’?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们种群分布地的变化?希望真实的原因不会令人担忧。”

这话语出了所有鸟人的疑惑。

看到杂色山雀在中国的东部沿海突然大面积出现,宁波鸟人“黄泥弄”想到了镇海的招宝山。10月7日,他在那里如愿拍到了杂色山雀。

为,很可能杂色山雀是从辽东半岛顺海岸南下,这也包括跳岛飞行。很多鸟掌握着循海岸迁徙的能力,哪怕路程更远。”

不管是坐船旅游还是沿海岸线一路观光旅行,2012年杂色山雀大举南迁的原因确实让人好奇。这些小鸟为什么不惜离开故园,远渡重洋呢?

杭州一位鸟友推测,或许跟台风有关。8月底,两个大台风,布拉万和天秤(亦作天枰),相继登陆并严重影响朝鲜半岛。据报道,这是近10年来影响韩国的最强台风。台风过后的9月,韩国的杂色山雀的西迁就持续了近一个月,难道是台风对其栖息地造成影响,然后迫使其向外扩散?

也有人说,可能是因为2012年杂色山雀繁殖特别成功,导致种群爆发,原栖息地提供不了足够的食物,于是有很多鸟只好背井离乡,远走高飞去讨生活;还有人猜,说不定是因为果实歉收,食物匮乏;甚至,有人说,是杂色山雀们在初秋的时候预感到了2012年可能出现超级寒冬,于是趁早溜之大吉……

不管怎么说,这些可爱的小山雀的旅行目的,绝不是为了欣赏风景,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。

眨眼间,现在已是2015年的年末。在最近3年间,我只看到少量的有关杂色山雀在我国东部沿海的记录,再也没有出现过2012年秋季那样的爆发式亮相。

或许,我们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与研究,才会真正对它们的大迁移有所了解,也可能始终无解。

骄傲的大自然,永远都想保留一份神秘。



踏遍险峰 人不老

◎仇赤斌

吾友阿伟,天性豪爽,喜欢请客。但他对酒精过敏,滴酒不沾,每次别人喝酒,他都捧着一杯茶旁观,等别人吃完,他已经把单子买了。平日里,他除了喜欢喝茶外,就只有徒步了。

他加入的爬山群很大,人数好几百,常在一起爬山的有二三十个人。他们不喜欢人工的游步道,喜欢古道、野路,最好是没人走过的路。我住在北仑,但不知道从北仑植物园的太白山顶峰可以一直步行到九峰山。那次听阿伟说起,那天他们爬上太白山后,从山脊一直向东行,徒步到九峰山的最高峰,两地约有30公里,他们走了6个小时。午饭就在山上的空旷处解决,吃的是自带的干粮,就着松风和山泉。

阿伟说,走太白山到九峰山这样的山路是轻松的,只能算是步行,他们有时还要攀岩和爬坡。他装备齐全,单鞋子就有三双:攀岩鞋、爬坡鞋和步行鞋,来应付不同的地形,领队一般会提前说明地形和难度,以做好准备。夏天他们喜欢去有水有瀑布的地方,我见过他在微信里发的照片,人从瀑布的底部攀爬,腰间系着保险绳,在岩石突出处落脚,如果岩石太滑,或者无处落脚,就自己打岩钉。迎着飞流直下的瀑布,一步一步地爬到顶部,有时顺便还在深潭里游个泳。也有人爬到顶后,估计好瀑布下潭水的深度,会来个高台跳水——玩的就是心跳,这太疯狂了。

这还不算是危险的。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省,单单雁荡山就去了十多次,爬遍了雁荡山的险要之处,就是江西的三清山、福建的太姥山和武夷山也去过几次了。阿伟说,有次爬山时,遇到一处绝壁,高约30米,别无他路,只能攀岩而上。打头的是一個退伍的特种兵,他水平最高,带着主绳,没有任何保护设施,徒手爬到20米处,力竭,停在半空中,上么上去,下又下不来。底下看的二十来人都吓得直冒冷汗,最终“特种兵”休息了一会,恢复体力后终于攀岩成功。第二个攀爬的是队里的第二高手,带着副绳,但那天状态不好,只爬到10米就下来了。没人敢上了,阿伟那天自我感觉状态不错,就挺身而出。虽然有了主绳可以借力,但没有保险绳的保护,万一脚下一滑,这样的高度,靠双手是无法抓住绳子的,还是很危险。阿伟说,那次是用了吃奶的力气,才攀上绝壁。阿伟带上副绳后,其他人才一一顺利攀顶。

阿伟说,这还不是他遇到最险的。有次爬坡时,在没有保护绳的情况下,他脚下打滑,从20来米的高处滚了下来,幸有一棵树挡住了,才避免了不幸,只是受了点轻伤。和我们谈起时,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:“亏得那棵树,要不然真的挂掉了。”

我说这样太危险了,你上有老、下有小的,不要再涉这种险了。他淡淡说,不爬山,业余时间干吗去?这种爬山是会上瘾的,特别是那种刺激性,让他再去爬普通的游步道,太没劲了——曾经沧海难为水。当然他们也不单纯玩自虐,有时会在山溪旁用酒精炉野炊,一起聚餐。或是带着帐篷在山顶背风处宿营,看星星,观日出。群里的人,关系好得如同兄弟姐妹,有啥事都肯鼎力相助。

他除了上班,还有自己的产业。资产有一些,但并不置业,在市区没买房子,只是在乡下老家建了几间大房子,面对广袤的农田,视野极佳。他一直住在乡下,平时开车上下班,车也只是普通的越野车。

他是个恬淡之人,对身外之物不注重,只是喜欢那山、那水、那些险峰。

